



教育革命结硕果

39.07

艺专集

人民社

目 录

送女上朝农（二人转）	（ 1 ）
访朝农（相声）	（ 9 ）
教育革命结硕果（京东大鼓）	（ 21 ）
女兽医夺刀（山东快书）	（ 28 ）
老贫农上大学（相声）	（ 37 ）
三上县城（山东快书）	（ 50 ）
前进路上学朝农（表演唱）	（ 58 ）

送女上朝农

(二人转)

辽宁大学中文系学朝农小分队
辽宁朝阳农学院创作学习班集体创作

邹玉杰 执笔

〔在欢乐乐曲声中老汉持招生简章上。〕

男 一轮红日出东山，
灿烂朝霞映蓝天，
毛主席教育路线结硕果，
把农大办到咱家门前。
贫下中农从心里乐，
东风再把喜讯传。

(白) 老支书刚才告诉我一件大喜事，说咱春燕要上朝阳农学院了！

乐队 大爷！春燕是谁呀？

男 (白) 春燕？我闺女。打中学毕业她就煞下心要在农村干一辈子，几次推选她上大学，她都没去，这回听说朝农招生，社来社去，她立时就报了名。这不，招生简章下来了，这要叫我们那口子知道，管保她乐得觉都睡不好哇！

〔老汉高高兴兴地下，老大娘欢欢喜喜地上。〕

女 赵大娘我这里笑容满面，
心里高兴喜上眉间，
方才小铁柱向我来报信，
说春燕要把大学念，
大娘我六十多岁不识一个字，
（白）老伴他强点不多，
西瓜大的字不识一土篮。
他要是听见这件大喜事，
准保是翘着胡子乐呀，乐得没个完。
我得赶快把老头子找，
从根到梢跟他唠个全。

〔老头上。

男 （白）什么事，把你乐得颠颠的？

女 （白）什么事，把你笑得哈哈的？

男 （白）什么事，大喜事！

女 （白）什么大喜事儿？

男 （白）咱们春燕要上大学啦！

女 （旁白）哎呀，这老头子耳朵可真尖哪，我还没告诉他
呢，他就知道了。（对男）你咋知道的？

男 这件事在咱们全村已传遍，
老支书刚才找我把话谈，
叫咱春燕明早就走，
将来接好革命班。

女 咱春燕小学中学可都没白念，
这回是芝麻开花节节往高窜，

一来是毕业能进大城市，
二来是当干部一步一层天，
不知道这个大学啥模样，
老头子他知道的比我全。

（白）我说老头子，这个大学有多大呀？

男 （白）那可大啦！

女 （白）多大？

男 （白）朝阳地区有多大，这个学校就有多大！

女 （白）哎呀！这么大个学校可真不错。离咱家有多远哪？

男 （白）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

女 （白）眼前？这老头子又不唠正经的了。到底是在关里呀，还是在关外呀？

男 咱春燕上的是朝阳农学院，
培养的学生能文能武，又红又专。
学校就在河对岸，
地名叫做半拉山。

女 （白）这个老头子他平日说话是石匠凿碾盘，实打实凿，今儿个咋“玄天玄地”的？我说老头子，你没听说：
半拉山，半拉山，
一条毛道九道弯，
山上一片光秃秃，
山下河套乱石滩。

（白）这么个地方，还能办大学？

男 （白）你别总抱着老喀念了！现在这个半拉山，可大变样了！

毛主席教育路线金光闪，
半拉山下闹翻天，
工人师傅打头阵，
老师学员冲上前，
风沙再大迷不住眼，
脚踏冰雪不怕严寒，
乱石滩长出好庄稼，
半拉山变成花果山，
一代新人茁壮成长，
十里山沟建起一片新校园。

女 （白）咳，那可真不错，毛主席他老人家想得可真周到！

男 （白）一会儿春燕回来，让她给你念念招生简章，这个大学是专门为咱贫下中农办的，不光设在农村，还是“社来社去”呢！

女 （白）啥叫“社来社去”？

男 （白）“社来社去”就是学生从咱生产队里去，毕业还回到生产队里来，当农民！

女 （白）什么？赶明儿个还让我闺女回来当农民？我说老头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！

没听说大学毕业把工分挣，

你说的那是短期训练班。

咱们俩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，

让她留在庄稼院我心不甘。

男 她这是传统旧观念，

我得给她掰掰叉来掐掐尖。

我看你被孔老二的流毒迷住眼，
品不出什么苦来什么甜。

女 你别把事情扯得太远，
火烧眉毛咱得顾眼前。

男 林彪和孔老二要搞“克己复礼”，
就是用升官发财祸害咱，
妄想让工农子女和平演变，
咱怎么能丢掉大事光顾眼前。

女 自古以来都说养儿养女为防老，
咱俩这么大岁数也得算一算。

男 养儿养女为防修，
让咱们红色江山万万年。

女 当干部挣工资有了铁饭碗，
当农民挣工分这是为哪般？

男 为革命当农民咱要看得远，
挣工分为的是和贫下中农心相连。

（白）我说老伴呀！咱春燕上的这农大，专门给咱培养又能干又顶用的好接班人，那不是正合咱贫下中农的心思？照你那么说，上了大学就得离开庄稼院，赶明儿个国家发展了，各处都办起了大学，青年们都去上大学，毕业后都到城里去，那咱社会主义新农村谁来建设呀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

女 （白）就算你说的是这个理，那咱们孩子去到底学个啥呀？

男 这几年骡马成群猪满圈，

六畜兴旺大发展，
春燕是贫下中农后代，
让她学兽医，我心里多喜欢。

女 自古以来哪有闺女摆弄骡和马，
我看你是站着说话腰不酸。

男 新社会男女都一样，
你不要瞧不起你们“半边天”。

女 家里的权咱们俩都有份，
你一人包办，我可有意见。

男 看来这内部矛盾还真不小，
我得耐心说服不能怕麻烦。
你和我都是队里的老饲养，
（白）这个工作的重要性，
用不着我再跟你说个一二三。

女 为养好牲口我从来没落过后，
五冬六夏跟你守在马棚边。

男 忘没忘驾辕的那匹大青马，
嘴扎木刺误了诊死得可太冤。

女 不提大青马还算罢了，
一提起这件事我心象油煎。

男 那一年春耕大忙正当紧，

女 马得病不吃草料这可怎么办？

男 社员们心急如火燎，

女 老伴他心如刀搅不吃不喝也不眠。

男 老汉我翻山越岭把马牵到兽医站，

女 我心疼牲口跟在后边。

男 洋大夫戴个口罩遮住半拉脸，

女 待搭不理三言两语要我们往回牵。

男 眼睁睁大青马草料不能进，

女 含眼泪看着它死在马槽边。

男 老汉我满怀愤怒要看个究竟，

合 原来是一根木刺扎在腮里边！

男 （白）为什么一根木刺夺去了大青马的命？

这个账你可要算一算。

女 （白）这个账还用算？那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十七年，没给咱培养出可心的兽医嘛！

男 （白）你看看今天，

毛主席最关心咱，

女 把大学办到咱家门前。

男 社来社去该多么好，

女 给咱们培养一代青年好接班。

男 多少年的愿望可算实现，

你怎么忘了大事打起了小算盘？

女 听了老伴一番话，

我心里云消雾散晴了天。

合 党的基本路线要牢记，

社会主义大道越走越宽。

明灯指路看得远，

支持闺女把农大念，

当农民深扎根红心永不变，

为革命学兽医这是理所当然。

男 （白）我说老伴啊！这就对路了！

女 （白）走吧，咱俩别在这唠扯啦，快回去打发春燕上路吧！

男 （白）好啊！咱们走！

合 大凌河水波浪翻，

红日高照朝阳山，

教育革命红花放，

胜利歌声飞满天！

访 朝 农

(相 声)

辽宁大学中文系学朝农小分队
辽宁朝阳农学院创作学习班 集体创作

高占先 白一兵 执笔

乙 老不见了，您最近又到哪儿去啦？

甲 我访问朝阳农学院去啦。

乙 一个月不见，您变模样了。

甲 是吗？您看我是胖了还是瘦了？

乙 您美了。

甲 啊？哪儿的话。

乙 您的两眼变得炯炯有神，光芒四射；您的脸庞变得黑里透红，生气勃勃；您的声音变得高亢嘹亮，动人心弦；您的衣服上发散出泥土的清香，您体现出贫下中农的品格。

甲 太好了！访问朝阳农学院，使我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。要是您去了，变化会更大。

乙 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可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先进经验，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行吗？

甲 我从哪儿跟您说起呀？

乙 我哪儿知道哇？

• • •

甲 要不这么得了，我给您说说朝农是怎样为贫下中农培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、学大寨的带头人和科学种田的明白人的。

乙 好啊！这是急贫下中农之所急，想贫下中农之所想……

甲 要不这么得了，我给您说说朝农是怎样建立科研、教学和生产的新体制吧。

乙 这好啊。这是破除旧教育制度的以课堂、课本和教师为中心的“三中心”和脱离无产阶级政治、脱离劳动、脱离工农的“三脱离”那一套……

甲 要不这么得了，我给您说说朝农党委是怎样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，与十七年对着干，办毛主席完全赞成的新大学的吧。

乙 好，这是反潮流的革命精神……

甲 要不这么得了，我给您说说朝农师生是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批林批孔促大干的吧。

乙 好，这是……

合 要不这么得了……

乙 我准知道您说这话，您到底要跟我介绍哪条哇？

甲 朝阳农大的经验非常丰富，我的确是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说起好哇。

乙 那倒是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得了：您给集中概括地介绍一下怎么样？

甲 让我概括朝农的经验……好，您听着：“来、去、上、下一条道，三高地阔水又深。”

乙 这好哇！您接着说。

甲 完了。

乙 完了?!您后台歇会儿去吧。

甲 怎么?

乙 您不是去学习经验哪，您是游山逛水去了!

甲 没有哇。

乙 没有?放着人家的先进经验不学，上高山，看深水，还上来下去的，你这种不虚心的举动说明了什么?你对新生事物什么态度?

甲 得得得，整拧了！我说的是朝农坚持“社来社去”的方向，“几上几下”的原则，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一条革命大道。概括起来，不就是“来、去、上、下一条道”吗?

乙 噢，这么个“来、去、上、下一条道”啊。哎，那“山（三）高地阔水又深”呢?

甲 朝农学马列，批林批孔，路线斗争觉悟高；立志毕业当农民，思想境界高；学抗大，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，学大寨，学习劲头高。

乙 噢，是这三高。那地阔呢?

甲 朝阳农大听党的话，毛主席说啥她干啥，井冈山上革命种，凌河两岸吐新芽。学校办在山沟里，朝阳多大她多大，广阔天地作课堂，朝农盛开朝阳花。

乙 噢，这是地阔。那水深呢?

甲 听我接着说呀。我这里说的水，不是河水、江水，也不是湖水、海水。

乙 比海水还深，那是什么水？

甲 鱼水。

乙 雨水？！噢，天上下大雨……雨洒红花花更新。

甲 什么呀！我说的是：学校办在深山洼，贫下中农乐开花，学生毕业当农民，山也笑来水也夸。

（唱）“缝补浆洗不停手，一日三餐有鱼虾。同志们说……”

乙 “似这样长期来住下，只怕是，心也宽，体也胖……”

甲 哎……怎么，您也知道？

乙 这是革命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选段，谁不知道哇？

甲 对对对。

乙 还对呢！咱们这儿赞农大，您怎么唱起了《沙家浜》呢？

甲 您看，那不是朝阳农大的学生回到生产队里劳动之余，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小靳庄，正在同台演出吗？

乙 您倒是说清楚了。

甲 提起这段生民鱼水情，那在朝阳农村……

乙 哎——您等等。

甲 怎么？

乙 什么鱼水情？

甲 生民鱼水情。

乙 多新鲜哪，那叫军民鱼水情。

甲 我说的是朝农的学生学农为农，学农爱农，学农务农，他们来自贫下中农，面向贫下中农，不忘贫下中农，扎根于贫下中农，真好比是水养鱼，鱼靠水，鱼水情深。

乙 噢，这么个水深哪！

甲 是呀！我没告诉你是鱼水嘛！朝农的同学们说得好：

“贫下中农是老师，山山水水做课堂，扎根农村干革命，广阔天地任飞翔。”

乙 啊，是“生民鱼水情”。

甲 朝农的学生在“社来社去”、“几上几下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，被广大贫下中农称为农民养得起，生产用得上，送去回得来的庄户大学生。

乙 好。

甲 所以贫下中农都愿意送孩子上农大。送学生那天可热闹了，那真是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。有的爸爸送儿子，有的妈妈送女儿，有的哥哥送弟弟，有的妹妹送姐姐，有的儿子送爸爸，有的孙子送爷爷……

乙 啊！有送爸爸、送爷爷上大学的吗？

甲 怎么没有？有个老贫农五十二岁上农大，他儿子、孙子一块儿送他，这不是儿子送爸爸、孙子送爷爷嘛！

乙 嗨！五十多岁的学生也收，这朝农真是为贫下中农办的。

甲 是呀！大伙都说：“朝阳农学院，步步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，办在了咱贫下中农的心坎儿上！”

乙 说得好！唉，您能不能具体地谈一谈这一代新型大学生的先进事迹？

甲 可以，我跟您说说我在访问金银滩时，碰到的一位学员吧。

乙 谁？

甲 他叫李学农，大高个儿，宽肩膀，身强体壮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满面红光——也就我这么个形象吧。

乙 啊？就您这形象啊！

甲 一看就知道这是朝农的学员。

乙 您怎么知道？

甲 您看哪，马列著作随身带，一把锄头肩上扛，农大校徽胸前挂，“共大”精神大发扬。

乙 这是朝农学员的共同特征。

甲 在“几上几下”中，李学农一回到村里，就成了个大忙人儿，您想找到他可不容易。

乙 我到他家里去找。

甲 他上队里了。

乙 上队里去找。

甲 上果园了。

乙 上果园去找。

甲 他上蛤蟆滩了。

乙 啊？抓蛤蟆去了，八成是搞科学实验。

甲 那蛤蟆，他可抓不了。

乙 怎么？

甲 它大呀！

乙 大，那蛤蟆能有多大？也不过就杯口那么大呗。

甲 大。

乙 大，碗口那么大？

甲 大。

乙 还大？面盆那么大？

甲 大！大多了！

乙 啊？那到底多大呀？

甲 实话对您说吧，有一千多亩地那么大。

乙 啊！有那么大的蛤蟆吗？

甲 那是一片蛤蟆状的荒沙滩。

乙 我说的嘛。

甲 过去，这儿流传着一首民谣：“蛤蟆滩，蛤蟆滩，兔子拉屎不沾边，牯牛石，乱沙湾，想打粮食难上难。”

乙 哎呀，这么大块地荒废了，太可惜了。不能改造它吗？

甲 李学农和村里的年轻人就是这么想的，他们学习光辉的《实践论》，虚心请教老贫农，经过反复试验，证明只要垫土施肥，改造土质，完全可以使荒沙滩变成米粮川。

乙 太好了！

甲 消息一传开，轰动了全村。

乙 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呀。

甲 党支部领着大伙儿一讨论，都说有理，齐声称赞说：

“学农这孩子时时惦记着改变咱家乡的面貌，学的东西是用上派场了，咱们照着干吧！”

乙 都支持学农的革命行动。

甲 也有吹冷风的。

乙 谁呀？

甲 “癞蛤蟆”。

乙 癞蛤蟆？

甲 这家伙是个老地主，长得是：秃脑瓜子脓包脸，耷拉